

那次家宴,就三个人,秦先生、金刚和我。秦先生的表兄小众,穿梭其间,主事烹煮及一应招待。通常,秦家的宴席散了,放过杯盘狼藉的桌面及喝软的东家,小众会先开车送客。二十多年前,我还没去过秦家,在某公共场合,秦先生指指小众的后背,说,喏,管家。

一次家宴

郭峭峰

有管家的地方,一般还雇有其他工种。秦先生所言不虚,只是后来他的境况下沉了一些,家里“夯不唧当”就只见一个管家对付一个东家了,小众的管辖权大大的。

秦家那栋楼,在浦东某别墅区的林木深处。室内一律是深棕色的柚木板壁,挑空的三层空间下,客饭厅相连。十六张棕色沙发椅,均为头层牛皮所制,合围着花梨木圆形餐桌。桌面,即便潦草地只放着一碟半碟萧山萝卜干和南北盐炒豆,也不会拉低环

境的气度。我辈中的富有者,大部分在贫乏的大环境中成长,举手投足有点贵气,多半也是后来的事,秦先生还算自然。他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光头上透着见过大世面的淡泊。他喜欢拖我到玻璃柜前,将小镜框拿在手上,和我一道观看他少时的黑白照片。他那时的面孔有种百事顶真的稚萌,我俩看一次笑一次。难以想象,他是从旧时那种花边照片里走出来的男人。三四年过去,暴突的眼球,已成秦先生今天的面相特征,友善些的朋友在背后称他为“大眼睛”。

我还在读书,秦先生已是奔跑欧洲航线的国际海员了。在风力十三四级的狂澜之上,经历过奔船逃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他去海南发展,从室内装修起步。二十年后,值世纪之交,据统计,当年来



太行写生 (中国画) 林存安

有一个江南古镇清朝时被诗人袁枚誉为梨花村,它就是姑苏四大名里之一的黎里。我寻花来到这里一游。

站在古桥上,只见两岸绿树成荫,垂柳枝叶快接近水面,鱼儿跳起来几乎就能咬住。黎里人爱花,青石板的小路边随处可见熟悉的和陌生的花。不过,在黎里看花,要变换一种思路,因为这里不少东西都可以入画,成为你想象中的一枝花。首先看到了奇葩的“弄堂花”。黎里的弄堂发端南宋,盛于明清。现有各种弄堂115条,以周、陈、李、徐等八大姓命名的弄堂有72条。一百多米长的弄堂也有,这些弄堂的建造形式五花八门,走进暗弄相连的双弄,犹如身临电影《地道战》里的场景,暗弄设计有机关,应对入侵敌人或盗匪;明暗并排的双弄,可体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诗意;三岔式的弄中弄让人恍若身处京剧《三岔口》,做好了模拟“打斗”的准备。偶尔一次相遇,穿越数百年,古弄堂留下的人文痕迹让我浮想联翩。黎里是柳亚子的故乡,他的旧居在中心街75号。老宅原为清代直隶总督、工

落苏树叶子掉光了,豇豆藤干枯了。一早,我和母亲在菜园里忙着。

母亲在砍落苏树,我看见母亲砍了几棵后,将刀递于左手,右手连连挥几下。落苏树根须多、抓地深,树干硬实,刀口与树干的触碰中,挥刀人感觉虎口有些震痛。但必须砍掉,菜园到了换茬的节口,它们必须退场了。

母亲吸口气,弯下腰,继续砍她的落苏树。

其实,等段时间砍也不是不可以,可母亲手指田岸上的小竹篮,说:不好再等了,它们,等着了。我看向田岸,那只小篮子里面,是我们即将下土播种的蔬菜种子:青菜,菠菜,大蒜,土豆,红白萝卜,它们都是母亲在春末夏初时采收、留藏的种子。接下去

海南白手起家,后来身价过十亿以上的,近百人。秦先生荣列这个富豪榜单时,极少数人知道,他的资产仅剩几块土地,无法变现,也难以估值。秦先生是我一个朋友的发小,我和他过从甚密,恰是这个阶段。

拼了那么多年,比较确定的是,年岁已然不小。秦先生曾对我说,人不能夸大垂老的感觉,不然会受不了。他在三亚时养过一条杜宾犬叫大王,出生几天后就抱来。十多年后,大王年迈,秦先生再忙,都争取每天遛它。一个黄昏,他在海边的椰林里牵着大王,并对同行的三亚朋友说:“你看,大王真的老了。”没想到未出五步,大王惊狂跃起,猛然挣脱秦先生手上的牵绳,直扑大海。

大王被捞起,摆放在有着暖阳余温的沙滩上,海潮在离它不远处上上下下。秦先生知道,明天起,他的日子里不会再有大王了。他脱下白色T恤盖住不动的大王,他让别人各回各家,自己光着膀子在大王边上坐了一夜。此后,朋友说,秦先生的眼球一夜间暴突,但性情反而温和许多,大家有点不适应。

文章开头提到的饭

的菜园,确实是它们的世界了。

比起落苏树,豇豆的藤蔓收拾起来比较简单,我只需两只手抓住根处,往上用力一提,然后一手扯住藤蔓,一手绕着圈儿,藤蔓很快在我手里变成了球状。我将几个大大的藤球滚至田岸上,地里就清爽了一层。

我一直奇怪,落苏树只有人的齐腰高,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发达根系,根系深深地抓住了土地。而一根豇豆藤,从根部起步,沿着棚架一步一步攀爬,爬到棚架两米多高的顶部,藤儿起码有三米长,它们反倒扎根浅。问母亲是何道理,母

菜园里的老和新

张秀英

后,再继续长藤继续攀爬的,那些触须也是藤儿的根,一根藤儿有许多触须牵着,所以根是可以扎浅些的。我感觉,落苏树和豇豆藤的扎根法,蛮引人细想的。一口气摘尽了夏日时鲜的落苏豇豆、番茄黄瓜,清理了藤儿树叶、落叶野草,我们直腰稍息,看见土地露出了它原有的老面孔,犹如一张等着人着色添画的水墨纸。

接下去,是如何种新的事了。母女两人一人一畦,并排,先是铁搭举过头顶,随后啪嗒落下,



我有个忘年交,大学毕业后,与妻子从外地来沪打拼。有一次我有事找他,他说他在某咖啡馆喝咖啡。我赶过去,发现他面前是一杯清咖,桌上是一本翻开的书,小花瓶里一枝红色的玫瑰正悄悄地绽放着,一副悠然自得。他笑着说,我在

过渡

任炽越

这稍坐片刻,唤醒我愉悦的心情再回家。

忘年交学的是理科却酷爱历史,前几天刚好在某网站发了一篇读史长文,同事们起哄让他请客。忘年交中午就约了三五同事去附近小餐厅聚餐,临走时,给部门一位小管事发了条微信,让他赶来一起聚一下。但直到聚餐结束,仍不见小管事踪影。

下午上班后,忘年交笑吟吟地问小管事,怎么不来一起小聚?小

我有位老同学买了新房,与老娘商量搬家事宜,告知已预订了全套家具。娘说这屋里的老家具陪了我几十年,我房间不用新家具了。儿子孝顺娘,就对娘说,老家具也搬过去,隔壁房东买了房暂时不住,老家具就放在他家,我可以天天陪您老人家去看老家具。这新家具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,您先试试。

搬入新居后,儿子三天两头地陪老娘去隔壁,看看伴了娘几十年的老家具。后来娘在新居的适老化家具中,生活越来越习惯了。几年后,隔壁房东的儿子结婚。儿子来与娘商量,要不要把旧家具搬回来,娘爽快地说,这些老家具就送给人家吧!

人的感情需要有一个过渡,才会慢慢转化。其实与娘相伴了几十年的不是家具,而是一种生活环境,你只有让她渐渐融入新的家居,她才能一步步从老环境中解脱出来。在医学上,这叫“脱敏”。

局,是在我和秦先生相识很多年后,他说起一个人,此人让我极好奇。秦先生说,有三四十年没见了,哪天请他来家里吃个便饭,叫上你就是了。此人叫金刚,上世纪七十年代,上海杨浦区很多人听说过他,1953年生人,和少时的秦先生是近邻。

本埠不少男子成年之后,喜欢说自己是大杨浦出来的。暗示他来自血气方刚之地,那里绝少奶里奶气。我曾在法国作家梅

里美描绘科西嘉莽林的文字里,读到过类似的感觉。男性青少年仰慕强者时,内心很可能是忽视规范范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,报上刊登了杨浦区的一起斗殴事件,金刚就在其中。秦先生当时十岁出头,横行霸道的歹人,他是见过的。难以置信的是,隔着弄堂里几个门牌号码的邻家老大金刚,每周两次背着患肾病的老母去医院做血透,平时斯文客气,竟是

在白茅岭服刑后回沪,金刚再无新的刑事记录,街道为他安排了工作,后因健康原因,他提前从保安职位上退休,始终没有成家。过年过节,会有同辈朋友给他送钱送物,他若不在家,礼物依门而放,谁送的都不知。

五十年过去,这个晚上,年逾七十的金刚是秦家的客人。金刚踏进秦家,执意要换拖鞋。他双膝两片半月板都有损伤,行动迟缓,小众搀扶着他。

饭局中,宾主互相打听了邻里的变故。接着,话题怎么都调不到三人共同关心的点上。别人的提

“心”的十喻

那秋生

“心”是人体中最神奇的东西,人们对心的喻象也是千姿百态的:“心房”可以栖息,“心扉”可以开放,“心鼓”可以敲击,“心匣”可以收藏,“心镜”可以观照,“心田”可以耕耘,“心原”可以驰骋,“心谷”可以漫游,“心河”可以漂流,“心海”可以航行,“心空”可以飞翔……然而,心理学大师王阳明指出:“一切有形之物,都不是心,只能是心的工

具。”只有深藏在意识中的觉性,才是我们的真心。这个“心”即深层的无意识,才是人的生命之内最深的本源。

问,金刚概无回答的兴致,桌面也就不再有问句出现。他的身体哪里都有问题,烟酒不沾。餐桌上,金刚有句话给我留下印象:落魄了,还像个人,比死还难。说完,他动作很大,半走半跑冲向盥洗室,前列腺毛病,让他有点狼狈。

晚餐过半,一桌菜动得不多,金刚提出要求,希望在煤气灶上烤两条年糕给他吃。小众说,正好有年糕,可以用锡纸一包放进烤箱。金刚说,我只吃煤气灶上烤的,不可以烤得太焦,但要带一点焦。懂哦?小众去厨房几分钟后又返回,说:大哥啊,老早为省煤气,户户灶上有个白铁皮防风圈。现在反而难了,火头小了,火苗噗噗叫,要灭。金刚说,兄弟,你就直接说搞不定好了。

我和秦先生返回屋内,他拿了块抹布,把滴向盥洗室的一条虚线状水迹擦去。他面无表情,我和他都没有说话。我们继续喝酒。小众回来了,拿着那根手杖,说,金刚觉得,不能要这个手杖;看见它,像在提醒,他已经不中用了。秦先生说,送金刚出门前,我发现地上有水迹,低头多留意了一眼。这个动作,被金刚回头看到,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小众说,车到了,金刚仍坐在车里,拿纸把手杖底部的橡皮头擦了两遍。



边看边聊

